#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八

## 真宗皇帝

### 訓導太子

大中祥符三年四月癸亥後宮李氏生子知開封府周起方奏事上謂起曰知朕有喜乎起曰臣不知也上曰朕始生子即入禁中懷金錢出探以賜起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修儀莊重寡言上命爲司寢既有娠從上臨砌臺玉釵墜上惡之上私卜釵完當生男子左右取釵以進殊不毀上喜甚已而果生子後封李氏爲崇陽縣君復生一女不育

李氏所生是爲仁宗

七年二月車駕祀太清宮還戊午次襄邑縣皇子來朝
三月丁未以皇子受益爲左衛上將軍封慶國公月給俸
錢二百千初宰相屢言皇子未議封建中外繫望今朝修
禮成願特降制命上雖從之而謙讓未加王爵舊制國公
食邑三千户今止千户有司之誤也皇子即後宮李氏所
生於是五年矣劉皇后以爲己子使楊婉儀保視之故仁
宗嘗呼后爲大孃孃婉儀爲小孃孃　八年十二月戊寅
皇子加冠禮卒即以皇子慶國公受益爲忠正軍節度使
兼侍中封壽春郡王舊制本州當遣牙校僧道至闕稱賀
詔罷之止令官吏附驛上賀狀　九年正月壬申以兵部
郎中張士遜爲户部郎中直昭文館左司諫直史館崔遵

度為戶部員外郎直史館如故並充壽春郡王友賜緋衣犀帶緡錢又賜遵度金紫作詩寵之時王肄受經命中書擇耆德方正有學術者為府官士遜時為河北轉運使以其平雅和謹歷外任著治聲澹於榮利遵度同修起居注十年立殿墀上常退匿楹閒意上見之搢紳推其長者即召士遜赴闕而並命焉初宰相將用士遜為翊善記室上曰翊善記室府屬也王皆受拜故以王友命之今王每見荅拜示賓禮之意士遜嘗謁王旦稱王學書有法旦曰公為王友職止於是耶士遜媿謝

歐陽修以此事為責諭德按二年八月始建東宮崔遵度為諭德時王旦已死矣今止從遺事

二月甲午詔築堂於元符觀南爲王子就學之所賜名曰資善上作記刻石堂中命入內押班周懷政爲都監入內供奉官楊懷玉爲壽春郡王伴讀仍面戒不得於堂中戲笑及陳玩弄之具燕事由禮使王親近僚友而申以後宮崇陽縣君李氏爲才人　五月戊午詔奬壽春郡王友張士遜等以王讀孝經徹章故也王初爲詩即自成章有人心懷禮義之句上喜以語輔臣　天禧元年二月戊寅壽春郡王受益兼中書令　七月宰臣王旦以病堅求罷相甲寅召對滋福殿因命皇子出拜旦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

旦遺行錄及神道碑並稱皇太子按此時未建東宮今

稱皇子晏亦稱皇太子又以為祥符九年事尤誤也
十月辛卯壽春郡王讀論語終上作詩賜王及王友張士
遜等　二年正月辛亥幸元符觀資善堂宴從臣及壽春
郡王府官屬出御製賜壽春郡王卹黎民等歌元符觀資
善堂等記頌并出壽春郡王詩什筆翰示宰相二月丁卯
以昇州為江寧府置軍曰建康命壽春郡王為節度使加
太保封昇王先是宰臣因對屢言王性聰悟好學樂善孝
謹彌篤迥然老成而未正封爵中外人情咸有所屬望願
乞依臣等奏早議崇建上謙讓久之洎固請再三乃許焉
戊辰以壽春郡王友張士遜崔遵度並為昇王府諮議參
軍左正言直史館晏殊為記室參軍　八月丁酉羣臣上

表請立皇太子不允表三上許之先是知梧州衛尉寺丞
陳執中上復古要道三篇上異而召之上時已屬疾春秋
高大臣莫敢言建儲者執中既至進演要三篇以垂定天
下根本爲說翌日上以他疏示輔臣皆贊曰善上指其袖
中曰更有善於此者出之即演要也因召對使敷暢閲久
之尋擢爲右正言執中起之子也

實錄載執中得見於崇政殿其日甲寅在立太子後凡
十日據本傳則執中既見踰月乃立太子不知孰是以
事理推之本傳當得其實蓋羣臣因執中言始有建儲
議見於崇政恐非初對也今從本傳

甲辰立昇王受益爲皇太子改名禎大赦天下惟十惡劫

殺謀殺故殺鬬殺盜官物造符印官典犯贓論如律宗室並加恩文武常參官子爲父後見任官者賜勲一轉　乙巳以翰林學士晁迥爲冊立皇太子禮儀使命秘書監楊億撰皇太子冊文知制誥盛度書冊陳堯咨書寶　庚戌以右諫議大夫知開封府樂黄目爲給事中兼太子左庶子昇王府諮議參軍吏部郎中直昭文館張士遜爲右諫議大夫兼右庶子禮部郎中直史館崔遵度爲吏部郎中直史館兼左諭德記室參軍左正言直史館晏殊兼舍人賜金紫右正言魯宗道爲戸部員外郎兼右諭德賜緋魚玉清昭應宮官資善堂都監左藏庫使長州刺史入内押班周懷政爲左騏驥使入内副都知兼管勾左右春坊事

以參知政事李迪兼太子賓客上初欲授迪太子太傅迪辭以太宗時未嘗立保傅乃止兼賓客而詔皇太子禮賓客如師傅詔中書門下五品尚書省御史臺四品諸司三品見皇太子並答拜自餘受拜　癸丑上作九良箴賜皇太子又作詩分賜賓客而下　丁巳詔皇太子月給錢二十貫禮儀院言至道中教百官於皇太子稱名言啓稱臣續準詔依皇太子所請言啓止稱名詔如至道之制　九月甲子右諫議大夫兼太子右庶子張士遜等言臣等日詣資善堂參見皇太子猶令升階列拜□□受望令坐受參見不許乙丑蔡州團練使德雍等請皇太子受拜不許丁卯御天安殿冊皇太子　壬申皇太子謁玉清昭應

宣景臺宮　癸酉謁太廟　十月壬寅召知益州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曙爲給事中兼太子賓客職如故

三年二月丁未出皇太子所書御詩賜宰相上作學書歌賜太子丙戌又作勸學吟賜之　四月詔太子右庶子張士遜已下每遇皇太子侍卓行幸許依內殿起居陪從

九月丙子賜皇太子元良述六藝箴承華要略十卷授時要略十二卷又以國史兩朝實錄太宗文集并御集御覽羣書賜皇太子遂宴從官　辛巳給事中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李迪言昨日東宮賜宴臣獲陪侍皇太子舉動由禮言不輕發視伶官雜戲未嘗妄笑左右瞻仰無不恭肅上曰常日居內庭亦未嘗妄言也寇準曰皇太子天賦仁德巍

重溫裕後稟聖訓勤道力學實邦家之慶也 十一月辛酉閤門太常禮院上大禮稱慶合班圖皇太子序位在宰相上太子懇讓上以諭輔臣寇準等陳儲副之重不可謙抑望遵儀制再請乃許 戊辰翰林學士錢惟演言正陽門習儀皇太子立於御坐之西左右以天氣暄煦捧繖障日太子不許復遮以翳太子又以手卻之文武在列無不瞻覩有司設馬臺於太廟內太子乘馬至門命移出蕭屏外下馬步進及南郊壇前驅者鮮青繩將入外壝太子亟止之將及外壝即下馬伏以太子英睿之德既自天資謙恭之志實遵聖訓雖漢儲被詔不絕馳道至官正服以見侍臣比茲巨美不可同日而語矣昔桓榮以儲宮壽精博

擧端之國家福祐書於史冊令太子持謙東樓發自王城士民傳說充溢都邑代望宣付史館以彰盛德詔獎皇太子仍優答惟演　甲戌皇太子言於玉清昭應宮建殿置經藏以資聖算功畢有詔褒答　四年六月上不豫冦準欲請太子監國事泄丁謂等力譖之準罷政事爲太子太傅萊國公　七月癸亥上對參知政事李迪等於滋福殿上初欲相迪迪固辭於是又以屬迪有頃皇太子出拜上前曰蒙恩用賓客爲相敢以謝上顧謂迪曰尚復何辭耶

丙寅以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李迪爲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平章事　甲戌司懷政等謀奉帝爲太上皇傳位太子而廢皇后事泄懷政伏誅（事見周懷政誅發立）懷政既誅有欲并

青太子者上意感之事廸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爲此
計上大寤由是東宮得不動搖廸之力居多
此據記聞
八月辛卯以太常丞直龍圖閣馮元爲左正言兼太子右
諭德初太子爲壽春郡王王旦薦元宜講經資善堂帝以
元少更命崔遵度遵度卒乃命元代之　九月壬子以王
清昭應宮副使尚書右丞林特爲工部尚書兼太子賓客
副使如故　十月乙卯資善堂上梁皇太子會宮僚觀之
太子太保王欽若承詔旨與焉　壬辰以太子太保王欽
若爲資政殿大學士仍令日赴資善堂侍皇太子講讀
丙午召皇太子宗室近臣赴玉宸殿翠芳園觀稻遂賜宴

十一月乙丑上對輔臣於承明殿上曰朕適來寢膳順漸康復然軍國之事未免勞心今太子年德漸成皇后素賢明臨事平允深可付託欲令太子蒞政以外皇后居中詳處卿等可議之輔臣進曰臣等所奉德音實邦家之大慶況皇太子升儲以來日隆德望皇后輔佐歲久中外遵教海內瞻企人無間言然太子既監總朝政望令中書樞密大臣各兼東宮職任庶日奉謀議使於翼贊上許之於是退議其等例傳旨命學士草制詔可自寇準既斥丁謂浸浸擅權至除吏不以聞李迪憤懣嘗慨然語同列曰迪起布衣十餘年至宰相有以報國死且不恨安能附權臣爲自安計耶及議兼職時迪已帶少傅欲得中書侍郎尚書

請執不可遂草熟狀請加門下侍郎兼少師廸加中書侍郎兼左丞曹利用加檢校太師馮拯加檢校太尉並兼少保任中正加右丞錢惟演加兵部侍郎王曾加戶部侍郎並兼賓客玉清昭應宮副使工部尚書林特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張士遜先兼太子賓客並改詹事翰林學士戶部員外郎晏殊先兼舍人改左庶子餘官悉如故　丙寅謂廸等入對於長春殿廸與謂忿爭上前上怒各降秩一級罷相謂知河南府廸知鄆州制書猶未出錢惟演恐謂出則已失援白上欲留之并請留廸　戊辰命謂以戶部尚書廸以戶部侍郎歸班是日惟演及中正曾等並如初議遂挾頂東宮官而太子議政詔書及拯利用等制皆

恪 己巳謂入對請留詔送謂赴中書依舊視事仍詔迪
出知鄆州放朝辭即時赴任 餘見丁謂事迹 庚午詔自
今中書樞密院諸司該取旨公事仍舊進呈外其常程事
務委皇太子與宰臣樞密使已下就資善堂會議施行訖
奏皇太子上表陳讓優詔不允初議欲令太子總軍國事
丁謂以爲不可曰即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
子監國非古制耶力爭不已迪既罷出故有是詔
迪本傳以謂此制詔在迪未罷相時蓋誤也
辛未吏部尚書平章事丁謂加左僕射門下侍郎兼太子
少師樞密院使同平章事馮拯爲右丞僕射中書侍郎兼
少傅平章事樞密使同平章事曹利用兼少保 中書樞

奏院上言自今百官五日於長春殿起居其餘隻日親朝
請御承明殿其或皆不坐則令閤門宣傳放朝從之 壬
申皇太子見宰相樞密使於資善堂諸司職掌以次參謁
甲戌翰林學士太子左庶子晏殊禮賓副使太子宮祗
候楊懷玉上新編賜東宮御製五十卷時輔臣諭次御集
已降賜皇儲文字遂命懷玉編錄懷玉請令殊同纂集至
是來上 十二月乙酉賜涇王元儼銀五千兩宗室防禦
使各十兩團練使八百兩餘各有差又賜太子少師丁謂
少傅爲樞少保曹利用各四千兩賓客任中正錢惟演王
曾太保王欽若詹事林特三千兩左庶子晏殊詹事張士
遜各二千兩諭德魯宗道馮元各千兩自餘宮臣常從各

有差又賜殿前副都指揮使蔚昭敏錢四百萬步軍副都指揮使馮守信三百五十萬殿前都虞候夏守恩馬軍都虞候劉美各三百萬四廂都指揮使諸班諸軍都虞候而下既月俸給之以皇太子親政行慶也詔中書樞密院自今內臣傳旨處分公事並須奏覆令中書提點五方堂後官樞密院承旨而下自今月十三日以後從宰臣樞密使赴資善堂祗候中書樞密院上言請自今遇隻日承明殿不視朝則入內都知傳宣中書樞密院詣太子資善堂議事聽時政及後殿軍頭司公事素有定制者施行訖奏條遂改升降者送中書樞密院進呈取旨如無公事則宰臣樞密使已下遇參辭謝皇太子許三二人以上為一班詣

堂筵見自餘官條並止留榜子詔從之自是輔臣每會議
皇太子東宮南面而立中書樞密院以本司事邀進承令
旨時政之外京朝幕職州縣官使臣禁卒或引對爲事畢
接見輔臣如常禮　庚寅詔中書樞密院每赴資善堂議
事止令張景宗一員侍皇太子餘悉屏之　丁酉中書樞
密院言每至資善堂請皇太子無答拜詔不許　辛丑皇
太子會師傅宮官於資善堂賜教坊樂　閏十二月上久
不豫前二日因餌藥泄瀉前後殿罷奏事　乙亥力疾御
承明殿召輔臣語其狀因諭以盡心輔導儲貳之意出手
書一幅付之其略曰朕近覺微恙發動四體未得痊和蓋
念太祖太宗創業艱難不敢懈怠憂勞積久成此疾疹今

皇太子雖至性天賦而年未及壯須委文武大臣盡忠翊贊自今要切時政可召入內都知會議聞奏內庭有皇后輔佐遵行庶無憂也丁謂等進曰陛下微爽康和即當平愈況元儲已親庶政克固海內之心宮闈內助事皆平允特寬聖慮勉近藥醫以寧福祉自是聖體漸平凡旬浹乃復常焉時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皆決於后中外以爲憂戚惟演后戚也王曾說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亦不附后厚於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乃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爲然因以白后兩宮由是益親人遂無間　五年三月庚子宰臣丁謂請自今兼太子師傅十日一赴資善堂賓客已下隻日更互陪侍

講學上可之　四月丁未以內殿崇班當允恭爲皇太子
宮都監同管勾資善堂左右春坊司事　戊午皇太子生
辰宴宮僚輔臣於資善堂　五月癸未詔皇太子請春秋
輔臣奏曰臣等時入資善堂陪侍講席太子天姿英邁好
學不倦親寫大小字示臣等天然有筆法上喜曰賴卿等
輔導也輔臣皆再拜　十月壬子輔臣以上違豫浸久上
表引漢宣帝唐高宗故事請五日一御便殿及朔望坐朝
春秋大宴及賜羣臣會並上就錫慶院如有軍國大事即
非時召中書樞密院參決其隻日資善堂議事及雙日中
書樞密院早入並如舊又請自今慶節上壽皇太子押文
武班悉從之　十二月癸亥上作歌賜皇太子奬其書翰

日進也　乾興元年正月癸未始命皇太子朝拜啟聖院
太宗神御殿師傅宮僚悉從　二月甲辰上對宰相於殿
殿之東偏上不豫浸劇宰相進曰聖體未和過於憂軫無
乃以皇太子春秋尚未富否上領之數四宰相又曰皇太
子聰明睿智天命已定臣等竭力奉之況皇后裁制於內
萬務平允四方向化敢有異議乃是謀危宗社臣等罪當
萬死上甚悅自上不豫以來太子出則監撫軍國入則省
視醫藥皇后悲惻言閣中扯具財用遣使詣道宮佛寺天
下名山勝境為上祈福者不勝紀上每言皇后所行造次
不違規矩朕無憂也太子動息必躬親調護暫去左右則
繼遣詢問至於乳保小臣皆殷勤懇歲入者旦夕教其恭

恪而太子純孝之德亦由天賦非常情所及焉
蔡夔州直筆載上疾大漸大臣扣閤問候乃以指點胷
又展五指再出三指以示丁謂等時皇弟八燕王獨存
仁宗先已建儲方年十三觀上意蓋有所屬輩獻陽推
見之候大臣退令近侍追之傳諭適來官家展五指又
出三指只說三五日來疾勢稍退別無他意謂等諾之
此事或政當此日然疑不敢書邵氏聞見錄云真宗大
漸之夕李文定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八
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宰執
患之無以為計遇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曰王所須也
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水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

意其有毒即上馬去丈定臨事大抵皆類此按當此時丈定貶斥久矣或指他相則不可知又按仁宗實錄真宗崩元儼以疾在告特遣中使告諭王扶疾至內庭號泣見太后跌奏慰遂廬於宮門之側如此則真宗未崩以前元儼固不留宿禁中也恐邵氏誤爾今不取

戊午上崩於延慶殿仁宗即皇帝位遺詔尊皇后爲皇太后淑妃楊氏爲皇太妃軍國事兼權取太后處分百官見上於延慶殿之東楹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九

仁宗皇帝

講筵

乾興元年二月戊午仁宗即位皇太后垂簾聽政　十一月辛巳始御崇政殿西閣召翰林侍講學士孫奭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馮元講論語侍讀學士李維晏殊與焉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王曾以上新即位宜近師儒故令奭等入侍上在經筵或左右瞻矚或足敲踏床則奭拱立不講每講體貌必莊上亦為竦然改聽

史多載此事於天聖末今移見此帝意或不在書必初

年其後堅德日新決不然矣
十二月甲辰詔輔臣崇政殿西廡觀侍講學士孫奭講論語既而上親書唐賢詩以分賜焉自是每召輔臣至經筵多以御書賜之　天聖元年四月上初即位太常丞直集賢院判吏部尚書丁度上書論六事一增口講官　九月戊寅召輔臣於崇政殿西廡觀馮元講論語仍賜御飛白書　二年二月乙亥召輔臣於崇政殿西廡觀講孝經皇太后諭宰臣曰比擇儒臣侍上講讀深有開益宰臣因言工部郎中馬宗元通經有行義可使入奉經筵辛丑命宗元直龍圖閣　六月己未賜馬宗元三品服以講孝經徹也　八月己卯上幸國子監謁先聖文宣王召從臣升講

堂令直講乞田郎中馬遹符講論語賜遹符三品服　三
年三月己酉召輔臣於崇政殿西廡觀孫奭講曲禮仍賜
御書古詩各一章　十月壬申判國子監翰林侍讀學士
孫奭龍圖閣直學士馮元等奏近召河南縣主簿郭稹充
直講敕令發遣歸任所闕直講別舉官以聞臣等知稹文
學優長履行修謹欲望且令在監分經講誦詔以稹爲國
學說書仍令自今於參選人內保奏不得抽差見在任官
　四年閏五月甲子詔輔臣於崇政殿西廡觀侍讀學士
宋綬等讀唐書上曰朕覽舊史每見功臣罕能保始終者
若裴寂劉文靜俱佐命元功不免誅辱王曾對曰寂等之
禍良由功成而不知退也綬兼勾當三班院因請解所兼

職皇太后命擇前代文字可資孝養補政治者以備帝覽

遂錄進唐謝偃惟皇誠德賦又錄孝經論語要言及唐太宗所撰帝範二卷明皇朝臣僚所獻聖典所獻三卷君臣正理論三卷上之　七月上嘗謂輔臣曰比大暑罷講讀適已召孫奭等說書卿等公事退可暫至經筵王曾曰陛下萬幾之暇留意經術雖炎暑不輟有以見聖學之高明也九月乙卯詔曰講學久廢士不知經道上之教導不至耶其令孫奭馮元舉京朝官通經術者三五人以聞　庚申詔禮部貢院舉人有能通三經者量試講說特以名聞當議甄擢　十月先是孫奭馮元共薦大理寺丞楊安國為國子監直講於是并召安國父奉禮郎兗州學講書光

輔入見上令說尚書光輔曰堯舜之事遠而未易行臣願講無逸一篇時年七十餘矣而論說明暢上欲留爲學官光輔固辭乙卯以光輔爲國子監丞遣還　五年九月癸卯召輔臣至崇政殿西廡觀孫奭講書各賜織成御飛白字圖　十月庚辰以講禮記儆燕近臣於崇政殿仍詔兩制及館閣官賦詩以進　六年三月壬寅召輔臣崇政殿西廡觀侍講孫奭講尚書　九年三月乙巳翰林侍讀學士孫奭試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賈昌朝秘書丞諸王府侍講趙希言殿中丞國子監直講郭稹左贊善大夫國子監直講楊安國講說於中書　七月癸酉以翰林侍講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兵部侍郎孫奭爲工部尚書知兖州帝

毋御經筵設象架庋書策外向以便侍臣講讀奭年高視
昏或陰晦即爲從御坐於閣外與講至前世亂君亡國必
反復規諷帝竦然聽之嘗畫無逸圖以進帝施於講讀閣
帝與太后見奭未嘗不加禮三請致仕召對承明殿敦諭
之奭以年踰七十固請泣下帝亦惻然詔與馮元講老子
三章各賜帛二百疋以侍講求近郡改便賜馬仍詔須宴
而後行　明道元年正月甲辰召輔臣於崇政殿西廡觀
講書　二年三月太后劉氏崩
景祐元年三月丁亥始置崇政殿說書命都官員外郎賈
昌朝屯田員外郎趙希言太常博士崇政殿檢討王宗道
國子博士楊安國四以二人入侍講說初孫奭出知兗州

上問典雖可代講說者與薦呂朝等因命中書試說書王是始特置此職以處之後三歲乃遷天章閣侍講　五月辛未御崇政西廡召輔臣講書　二年正月癸丑置邇英延義二閣寫尚書無逸篇於屏邇英在迎陽門之北東向延義在崇政殿之西北向是日御延義閣召輔臣觀盛度進讀唐書賈昌朝講春秋既而曲宴崇政殿　三年正月乙巳賈昌朝言臣幸得侍經禁中陛下每以清閒之燕燕學稽古微言要道取高前聖事在嬰日杳陽嚴震時政記史館日曆及起居注奚得纂集臣自景祐元年春迄二年冬凡書邇侍臣出處升黜封章進對燕會賜與皆用存記列為二卷乞送史館詔以邇英延義二閣記注為名命章

得象等接續修纂　九月辛卯召輔臣至邇英閣觀講書

四年三月甲戌詔以崇政殿說書司封員外郎直集賢院賈昌朝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王宗道屯田員外郎國子監直講趙希言主客員外郎國子監直講楊安國並兼天章閣侍講預內殿起居比直龍圖閣而班直閣本官之上天章閣置侍講自此始　九月丁卯御邇英閣講唐書因詔唐書列傳止取事義切於規戒者講之　十月甲戌御邇英閣讀正說謹罰篇述後漢光武罷梁統從重之奏帝曰深文峻法誠非善政宋綬對曰王者峻法則易寬刑則難夫以人主得專生殺一言之怒則如雷如霆是峻易而寬難也　丙戌邇英閣讀正說養民篇帝曰尸子言

君如杆民如水何也丁度對曰水隨器之方圓君民從君之好惡是以人君謹所好焉　甲午邇英閣講春秋上曰春秋自昭公之後魯道陵遲家陪用政記載雖悉而無益則寡宜刪去丁度辭止取羣臣政教事節講之因謂宋綬等曰春秋經旨在於奬王室尊君道邱明作傳文義甚博然其間錄詭異則不若公羊穀梁二傳之質綬等對曰三傳得失誠如聖言臣等自今凡邱明所記事稍近誣及陪臣僭亂無足勸誡者皆略而不講　寶元二年十月丙寅上御邇英閣觀左氏春秋及讀正說終上曰春秋所述前世治亂之事迹敢不監戒正說先帝制言敢不遵奉丁度等拜伏而言曰陛下德音若此誠天下之福也上復問度洪

乾酒誥二篇大義覆悉以對因詔慶講周易李淑讀三朝
寶訓丁度李仲容讀所編史規鑒事迹　辛巳曲宴近臣
於崇政殿以講左氏春秋徹也　慶曆二年二月丁丑詔
權御史中丞賈昌朝侍講邇英閣故事臺丞無在經筵者
上以昌朝長於講説特召之　四月戊戌以講周易徹召
講讀官及兩制宗室正刺史以上燕於崇政殿　四年三
月丙辰御迎陽門召輔臣觀畫圖命天章閣侍講曾公亮
講毛詩王洙讀祖宗聖政録翰林侍讀學士丁度讀前漢
書數刻乃罷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説書趙師民上疏
陳十五事其八曰延講誦王者必延學古之士以備顧訪
及於問晏先帝時得邢昺杜鎬孫奭馮元猶有正議聞於

上名節著於朝漢家專相精通一經天下大事據之以決夫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同玩空文古語也天下無事右文之治於是在天下有事經武之圖於是出沉滯僻老孤陋鄙生使之坐鄉塾訓民士者非帝王經意也今方外少有事臣等不復進見二年矣苟不足以發大問奉大對雖屏棄之無足惜者以爲先王之遺籍古人之陳篇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爲之世臣愚以爲過矣因獻勸講歲至是復命講讀經史　三月丁亥帝謂輔臣曰朕每令講讀官敷經義於前未嘗令有諱避近講詩國風多刺譏亂世之事殊得以爲監戒章得象對曰陛下留意六經能遠監前代興亡之迹此誠爲圖治之要也　五年二月丙

中御邇英閣讀漢書元帝紀上語及成帝政理丁度因言頃者臣下不知大體務相攻訐或發人陰私以圖自進賴陛下明聖覺悟比來此風漸息上因言攻訐之弊曰凡此皆謂小忠非大忠者也時范仲淹等方逐戊戌講詩起雞鳴盡南山篇先是講官不欲講新臺帝謂公亮曰朕思爲君君道善惡皆欲聞況詩三百皆聖人刪定義存勸戒豈當有避也乃命自今講經史無得輒遺庚戌御邇英閣進讀三朝經武聖略出陣圖數本幷陝西僧所獻兵器鐵渾撥以示講官三月戊午邇英閣講詩匪風篇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帝曰老子謂治大國若烹小鮮義與此同否丁度對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非聖學深遠何以

見古人求治之意乎丁度侍經筵歲久上每以學士呼之而不名嘗問蓍龜占應之事乃對卜筮非聖人所爲要之一技而已不以古之治亂爲監也　乙卯邇英閣講詩六月篇上曰此序自鹿鳴至菁菁者莪皆帝王常行之道或止當時事耶楊安國對曰昔幽王失道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道微先儒所以作此序爲萬世監也於是上再令講之　甲申邇英閣讀漢書高祖封韓信爲齊王事上曰高祖之從諫善用人不疑如此丁度對曰高祖聰明大度故臣下得盡其誠不然何以基帝業也　四月壬辰邇英閣講詩小旻篇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帝請趙師民曰以水諭政其有指哉對曰水性順故通通則清逆故壅壅

則敗喩用賢則王政通而世清用邪則王澤壅而世濁周
幽王失道繼正用邪雖有善人不能爲治亦將相率以淪
於汙敗也　丁未講詩至巷伯篇注有魯男子獨處之事
帝曰嫌疑之際古人所謹此不著魯人姓氏宜聖人特以
設教耶　十一月癸未邇英閣讀三朝經武聖略　甲午
邇英殿讀詩角弓篇上曰幽王不能親九族以至於亡揚
安國對曰冬至日陛下親燕宗室人人撫藉豈不廣骨肉
之愛耶上又曰書載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帝堯之盛德
也朕甚慕之　乙未邇英閣講詩都人士篇上曰古人冠
服必稱其行今冠服或過之行未必如古人也又讀經武
聖畧至真宗朝李繼和上言國初李漢超在關南以私錢

留易任公用或繩奏之太祖反令盡除所過稅上曰任人
如此孰不盡力哉　十二月癸巳以講詩徹宴近臣宗室
及講讀官於崇政殿　七年二月乙丑詔御史中丞高若
訥入侍經筵　三月乙亥賜天章閣侍制兼侍講曾公亮
三品服故事侍制入謝未始賜服至是上御邇英閣面賜
之仍宣諭曰朕即講席賜卿蓋所以尊寵儒臣也　四月
乙巳講筵讀賈誼傳論三公三少皆天下端士與太子居
處出入故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帝曰朕昔在東宮崔
遵度張士遜馮元為師友此三人皆老成至於遵度尤良
師也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張錫嘗講書禁中上歎
其博學飛白書博學二字賜之　皇祐元年十二月乙丑

御延和殿召虞部員外盧士宗講周易泰卦而授士宗天章閣侍講賜二品服士宗楊安國所薦也是日詔賈昌朝赴講筵偹顧問不講書帝以昌朝前宰相又舊講臣特命之　壬寅觀文殿大學士右僕射判都省賈昌朝復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　二年三月邇英閣講易師卦字有與御名同音者前席謂王洙曰此字何訓對曰訓正帝曰不須回避恐妨義理洙曰不敢臣子於君父之名臨文暫睹不無怵惕須至回避帝曰但正言之　十月丁酉邇英閣講易無妄卦曰何云勿藥有喜楊安國對曰凡疾之所起由有妄而來九五居尊得位爲無妄之主天下本皆無妄而偶有疾非己所致疾當自損可勿藥有

善也蓋若人主剛正自修身無虛妄則偶有災若堯湯水旱非己所招但順時修德勿須治理必欲除夫不須勞天下是有喜也然堯遭洪水使鯀禹治之雖知災未可息且順民心鯀功不成者災未息也禹能治水災欲盡也是亦勿藥有喜之義也今河水圮決歷五十年役天下兵民耗天下財用未嘗息大河亦未嘗復故道也而兵民頓弊何啻百千萬計地財委盡何啻億萬萬計恐民不堪命國力不繼以為大河自古為患當如堯舜務順民心順時修德其災自息亦勿藥有喜也

三年三月戊辰邇英閣講易至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上曰人之情慾皆主於陰陽而節之在人揚安國對曰臣以為人有六情喜怒哀

樂好惡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故人之生天命之謂性而命人之所稟以生也性人之所賦以分之言情則性之移也語欲則人之肆也故六情相盪則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好生於陽惡生於陰故聖人取損象以懲忿窒慾也上然之　四月庚子邇英閣講易鼎卦上問九四之象施之人事如何楊安國對曰鼎爲烹飪成新之器上承至尊下應初上承下施任重非據故足折而覆餗矣其猶任得其人雖重而可勝非其人必有顛覆之患上曰任人不可不謹也　丁未御邇英閣謂講讀官曰易旨精微朕每以疑難問卿等得無煩乎曾公亮對曰臣等幸承聖問懼不能對豈敢言煩上曰卿等宿儒博學多

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耳丁度復進曰
自古帝王臨御日久非內惑聲色則外窮兵黷武陛下即
位二十年孜孜典學雖堯舜之聰明不過是因頓首稱謝
八月庚寅詔天章閣侍講自今並依館閣臣僚例宣召
頒錫從知制誥兼侍講王洙請也　九月丁丑詔邇英閣
講讀官當講讀者立侍敷對餘皆賜坐於閣中天聖以前
講讀官皆坐侍自景祐末皆立侍至是帝屢面諭以經史
義旨須詳悉詢說卿等無乃煩倦否楊安國等進曰不敢
至是有詔遂爲永制翌日講讀並奏謝　十月丁酉新作
隆儒殿在邇英閣後　四年九月前宰相賈昌朝初除母
喪召赴邇英閣講乾卦帝曰將相侍講天下盛事昌朝稽

首謝辭命昌朝判許州將行詔講讀官餞於資善堂　五年四月丁酉邇英閣講書閣命侍御僕從周匝正人帝曰君臣之際必誠意相通而後治道成楊安國對曰陛下聰明文思從諫罔咈如水之走下視羣臣如僚友自古盛王未之有也帝曰臣下能進忠言朕何惜夏禹之拜　至和元年八月壬子詔修起居注官入侍講筵賜坐杌如宰相儀戊午詔觀文殿大學士晏殊赴經筵賜坐杌如宰相儀戊午詔修起居注官入侍講賜坐於御坐西南　九月己巳邇英閣講周禮大荒大札薄征緩刑楊安國曰緩刑者乃過誤之民耳當歲歉則赦之閔其窮也今衆持兵仗劫糧廩一切寬之恐不足以禁奸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

也一遇饑饉州縣不能存恤賊殍所迫遂至爲盜又捕而殺之不亦甚乎　二年三月乙丑邇英閣講周禮視祲上謂講官盧士宗曰妖祥之興皆由人事君人者必在修德以承天意乎乙卯邇英閣講周禮大臺王洙曰祠天地之器以質信爲本帝曰嘗務不事質信而多詐忍何以事上帝乎洙曰天地之德非丘域之道至質之器何以動之張揆請後漢書應劭議刑揆曰當漢獻帝亂世有司猶能守法今天下奏獄或違法出罪冤不伸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此也帝曰祖宗以來多用中典奏讞者往往貸之宜欲刑罰之濫也　十月壬子邇英閣講周禮祭祀割羊牲登其首王洙曰祭陽以其首首主陽祭陰以其血血主陰也

神明不測故但以類而求之帝曰然天道簡易非已誠其能應乎又講左氏傳鄭人鑄刑書沐曰子產以鄭國之法鑄之於鼎故使民知犯某罪有某罰也帝曰使民知法爲亂可止不若不知而自化也 嘉祐三年三月辛未朔翰林學士歐陽脩兼侍讀學士脩言侍讀十人外議皆云經筵無坐處矣臣既忝在翰林又充史館脩撰太常禮儀秘閣秘省尚書禮部刊脩唐書兼職已多而經筵固不關人忽蒙除授蓋近年學士相承多兼此職朝廷以爲成例不惜推恩外議則云學士倖冀特與添請給爲冗官以人輕一至於此欲乞罷臣此命不使朝廷遴選之清職遂同例授之冗員詔不許脩固辭不拜 七年五月庚申龍圖閣直

學士左司郎中兼侍講錢象先為右諫議大夫知蔡州象先善講說語約而義明上閒有顧問必依經以對因諷諭政事遂及時務有啓迪之益號知經術留侍經筵前後十五年特被恩禮故事講官分日迭講象先已得請補外上曰大夫行有日可獨徹所講帙於是同列罷講者十日五月癸亥賜講讀官宴於資善堂以讀後漢書徹也

## 轉對上 三朝附

建隆三年正月甲午詔自今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並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或刑獄冤濫百姓疾苦咸采訪以聞仍須直書其事不在廣有牽引事關急切者許非時詣閤上章不須候次對　淳化二年十一月丙

中詔自令内殿起居日便令常參官兩人次對閤門受其
章
實錄云漢乾祐三年給事中陶穀奏乞停五日轉對奏
朝因之遂無轉對之事至是上勵精求治務廣言路始
復舊制按太祖新舊錄及本紀建隆三年二月甲午詔
自今每遇内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然則轉對舊制在
太祖時已復不知錢若水何所據乃云遂無也新錄亦
若水所修那得如此差繆意者太祖雖復舊制行之未
久仍廢至是乃復舉行若水考之不詳故耳建隆三年
八月丙戌朔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閤工部尚書竇儀
待制太常卿邊光範俟對禮畢賜廊食明年夏四月壬

午朔工部侍郎艾穎侍制給事中馬士元次對八月庚辰朔給事中劉載侍制諫議大夫崔頌次對其後遂不復書乾德四年夏四月丙申又書御殿入閤賜食如常儀但不見次對官姓名疑次對自此即停至淳化二年始復故令若水誤記也直云遂無轉對之事亦誣矣

庚戌左諫議大夫史館修撰楊徽之次對上言方今文士雖多通經者少願精選五經博士增其員各專業以教胄子此風化之本

咸平三年十一月壬午令常參官轉對如故事詔曰間者深詔朝端大闢言路而箝結相尚啟沃無聞豈朕誠之未孚耶庶官狃於因循耶今順考舊規遴進讜議凡朕躬過失時政尤違致令之闕遺人情之壅遏

並可條上毋或緘藏言近訐者亦議優容文不工者許其直致其未預次對官聽封奏以聞　十二月壬子詔有司別錄轉對章疏一本留中　丙寅兵部郎中直昭文館知兗州韓援上言伏覩近制舉行轉對在外文武群臣未預次對者各許上封奏事此蓋陛下克勤念慮旁採芻蕘恤員之間蹈詠斯極通者微有亢旱頗傷稼政天其或者得無以太祖太宗二聖在天陛下春秋鼎盛兆民宗業萬國來王萬一聖心忽生驕佚致暫加災眚用儆睿聰又曰以陛下聰明神智必無驕佚之虞然而因倦燭幽勿使小人乘間而進曰謹一日雖休勿休居安念危在治防亂則天下幸甚疏奏召援歸闕授史館修撰　四年正月中外官

上封事者甚衆詔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詳定利害以
聞　五年正月丙寅權官幹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田錫
言其略曰語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皇家富有萬國
豈無人焉可以常參官自來五日一轉對中觀其所上之
言有遠大謀略經綸才業者可非次擢用若有其言而無
其實退之以禮亦合理體不然則臣恐國家未能早致太
平也　七月侍御史知雜事田錫言伏覩內殿起居近罷
轉對封章迭送今已踰年班行之中頗有竊議今卿士備
近憂賜將行可令中書檢尋轉對分其優劣奏其姓名或
降獎諭勅書或與轉改官秩所貴知陛下鑒其用意感陛
下肯其盡忠表明君好諫之心彰至仁待下之意景德三

年四月乙未復詔羣臣轉對其在外京朝官內殿崇班已上候得替先具民間利害實封於閤門上進方得朝見

天聖七年三月癸未詔百官轉對極言時政闕失如舊儀在外實封以聞既而上謂輔臣曰所下詔宜增朋黨之戒

景德三年四月詔羣臣轉對（不知何時罷今又復之）羣牧判官龐籍因轉對言舊制不以國馬假臣下重武備也樞密院以帶甲馬二借內侍楊懷敏羣牧覆奏乃賜一馬三日而復借之數日而復罷樞密掌機命反覆如此乎時百官奏事上前不自批章止得送中書樞密院蓋防偏請以啟倖門近歲傳宣內降寖多於舊臣恐法度自此隳也往者王世融以公主子毆府吏法當贖金特停近任作坊

料物庫主吏害損之親監官物輒自逃亡三司捕未獲遽罷追究今日聖斷乃異於前臣竊惑焉又祥符令捻吏稍嚴胥吏相率空縣而去令坐罷免若是則姑息者獲安而清強者沮矣羣牧判官司馬池因轉對言唐制門下省詔書出有不便者得以封還今門下雖有封駁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下非所以防過舉也　四月乙卯詔進奏院自今諸道州府更有附遞到三班使臣幕職州縣官等實封章奏並令收接進納　六月辛卯資政殿學士晏殊龍圖閣待制孔道輔馬季良看詳轉對章疏及登聞檢院所上封事類次其可行者以聞右司諫范諷曰非上親覽決可否則詿肓為陛下拒言者不踰月詔罷口詳　八年九月丙

長罷百官轉對言事者頗衆大臣不悅也故復罷之此據政要　明道元年六月殿中侍御史張存上疏曰陛下嗣統以來延納至言固有忌諱函夏之人共思謙直自前秋忽詔罷百官轉對去冬黜降御史曹修古等昨又闢進士林獻可因奏封事竄遠惡州人心惶惑中外莫測臣恐自今忠直之言與理亂安危之機蔽而不達因歷引周昌朱雲辛慶忌辛毗事以廣帝意存冀州人也存上疏不得其時并蘇舜欽作林書王詩并見

皇祐三年六月辛丑天章閣侍制梅摯請復百官轉對上曰今朝廷得失軍民利害自公卿至於士庶皆許指事而陳之縱涉謬妄亦未嘗加罪何用此紛紛也此對見聖德

入閣禮 神宗附

景祐元年知制誥李淑著上時政十議入閤曰唐寶歷後常以月朔御紫宸行入閣儀後雖五代假擾猶或不發弛及聖朝太祖五行其禮多御崇元殿備殿中金吾諸仗設待制候對官崇元殿即今天安殿也乾德之後改御大明殿即今集英殿也太宗三行其禮别定新儀就文德殿廷增設黃麾仗真宗亦三行之繪圖講習藏之禁閣茲禮之發向逾三紀顧因盛時修起之　四年三月戊戌翰林學士丁度等上所撰國朝時令一卷詔以五月朔入閤因請時令尋復問禮官酌日夏至入閣可否皆言五月朔朝會今唐舊制雖是大祠比冬至圜丘禮成受賀在質明後無

嫌然據易象月令及蔡邕有閑關靜事不賀之說鄭康成
據樂緯春秋說夏至有前殿從入羅作樂後漢書行其義
令入閣請令既屬嘉禮在朔與假本無所礙惟夏至則經
義有妨或自聖裁約用漢法詔以七月朔入閣請時令
寶元二年十二月帝嘗問參知政事宋庠以唐入閣儀戊
辰庠上奏曰夫入閣乃唐隻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
唐有大內又有大明宮在大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內自高
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宮之正南門曰丹鳳門內第一
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對北之第二殿曰宣政殿謂
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又對北第三殿曰紫宸殿謂
之上閤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凡天子坐朝必須立

仗於正衙乘輿正御紫宸即喚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閤門也以本朝宮殿視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或欲求入閤本意施於儀典即須先立仗於文德之庭如天子止御紫宸殿即喚仗自東西閤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合但今之諸殿比於唐制南北不相對此為殊耳故後來議論因此未明又按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殿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即為入閤而叔世離亂五朝草創大昕之制更從易簡正衙立仗因而遂廢其後或有行者常人之所罕見乃復謂之盛禮甚不然也今相傳入閤圖者是官

司記常朝之制如閤門有儀制勑雜坐圖之類何足為布閤之事哉況唐開元舊禮本無此制至開寶中諸儒增附新禮始載月朔入閤之儀又以文德殿為上閤差舛尤甚蓋當時編撰之士討求未至太宗朝儒臣張洎亦有論奏頗為精洽或朝廷他日修復正衙立仗欲下兩制使豫加商榷以正舊儀然議者以謂今之殿閤與唐制不同難復行之

熙寧三年五月壬子詔罷入閤儀先是翰林學士承旨王珪等言謹按入閤者乃唐隻日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紫宸與今同而唐宣政殿即今文德殿唐制天子坐朝必立仗於正衙若止御紫宸殿唤正衙仗自宣政殿東西閤門入故謂之入閤五代以來廢正衙立仗之制今

閤門所載入閤儀者是唐常朝之儀非爲盛禮不可遵行故罷之　四年正月辛亥翰林學士韓維等上文德殿朔望視朝儀以入閤舊圖所載增損裁定之詔可　六年九月丙辰引進使眉州防禦使李端愨言朔望御文德殿祁寒盛暑數頗清蹕紫宸之朝歲中罕御欲乞朔日御文德望日御紫宸所貴正衙內殿之朝儀並舉從之

耕籍田

明道元年十二月庚子詔以來年二月躬耕籍田先請皇太后恭謝宗廟權罷南郊之禮其恩賞並就禮畢施行　辛丑命直集賢院王舉正李淑與禮官詳定籍田及皇太后謁廟儀注禮官議皇太后宜準皇帝袞服減二章衣去

宗彝棠去元蘂不佩綬龍花十六株前後垂珠翠各十二旒以袞衣為名詔名其冠曰儀天又言皇太后乘玉輅服褘衣九龍花釵冠行禮服袞衣冠儀天冠皇太妃皇后乘重翟車服細釵褘衣以緋羅為之具蔽膝革帶佩綬履其冠十二株花釵太廟行禮並服褘衣詔可之勅有司制褘衣及重翟以下六車始太后欲純被帝者之服參知政事晏殊以周官皇后之服為對失太后旨輔臣皆依違不決薛奎獨爭曰太后必御此見祖宗若何而拜固執不可雖終不納猶少殺其禮焉

殊事取神道碑正傳不取奎墓誌云太后為改他服誤也

甲辰以宰相吕夷簡爲恭謝太廟籍田大禮使張士遜爲禮儀使張耆爲儀仗使楊崇勳爲鹵簿使樞密副使夏竦爲橋道頓遞使　二年正月戊寅直集賢院李淑上耕籍類事五卷王后儀範三卷　二月甲辰皇太后宿齋垂拱殿　乙巳服褘衣花釵冠乘玉輅以赴太廟改袞衣儀天冠內侍贊道亨七室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受冊大德殿帝奉賀還宿大安殿遂赴東郊　丁未祀先農行籍田禮禮儀使張士遜奏皇帝三推而止帝曰朕既躬耕不以古禮爲式願推終畝士遜固請乃耕十二步而止御觀耕臺三公以下或推盡壟悉過五推之數禮畢御正陽門大赦悉以親耕耒耜令大僕永秘藏之民年八十以上每遇長

享乾元節許赴州縣燕設其父母年八十者與免一丁蓄爲式擢罷江淮發運司令年春漕以濟饑民御天安殿受册　辛亥上作籍田詩賜近臣詔籍田陪位舉人免將來文解　三月甲午皇太后崩　五月丙子命宰臣張士遜撰籍田及恭謝太廟記以翰林學士馮元爲編修官直史館宋祁爲檢討官既而祁言皇太后謁廟事不可爲後世法乃命止撰籍田記

校獵

慶曆五年八月真宗封禪之後不復校獵發五坊之職鷙禽走犬悉放山林於是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柬之上言祖宗校獵之制所以順時令而訓戎事也陛下臨御以

來未嘗出請修此禮詔有司草儀選日命殿前馬步軍司互出兵馬以從獵於近郊　壬戌詔樞密院討詳先朝校獵制度以聞　十月庚午上御内東門賜從官酒三行奏鈞容樂幸瓊林苑門賜從官食遂獵於楊村燕帳殿奏教坊樂遣使以所獲獐兔馳薦太廟既而召父老臨問賜以飲食茶絹及賜五坊軍士銀絹有差羣臣賈昌朝等言陛下暫幸近郊順時畋獵取鮮殺以登廟俎所以昭孝德也即高原以閱軍實所以講武事也問耆年而秩飲所以養老也勞田夫而賜惠所以勸農也乘輿一出而四美皆具伏望宣付史館從之

王安石誌孫抗墓云上大獵於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

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竄於殿中抗奏疏即是夜有詔
止獵按仁宗以五年十月獵於楊村六年十一月獵於
城南之東韓村七年三月即有詔罷獵而抗六年三月
已罷御史其疏當是五年冬然五年冬不歸以夜又不
在城南其在城南歸以夜乃六年冬事何鄭奏議可考
恐安石誤也今不取
六年十一月辛丑獵於城南東韓村自玉津園去輦乘馬
分騎士數千爲左右翼節以旗鼓合圍場經十餘里部隊
相應上接轡中道親挾弓矢而屢獲禽是時道旁居民或
畜狐兔雉驅入場中上因謂輔臣曰田獵所以訓武事
非專務獲也悉令縱之至株店御涼殿召問父老子孫供

養之數土地種植所宜且歎其衣食寢構而能享壽人加勞慰還次近郊遣衛士吏奏技駕前兩相當拚鞬挾掣以決勝負又謂輔臣曰此亦可以觀士之才勇也允所過民田在圍內租稅一年　七年三月乙未上因李東之建議再畋近郊南城之域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有雉竄於殿中誅者以爲不祥是月乙亥詔將復出誅者甚衆

有雉竄於殿中此據孫抗墓誌但年月差殊今參取附見

御史何郯言古者天子具四時之田所以講武而勤遠略不從事遊戲而戲細娛載之家書具有典法前日伏聞法駕將獵近郊中外之人聽者頗惑良以去歲車駕已嘗

失職羣臣抗言隨即停罷茲恩再舉未諭聖心伏以陛下繼統以來動遵法度不喜弋獵不數豫游燕飲之風足邁前古而今之舉事固必有因豈陛下以宇內有年方隅無事故於農隙以講武經欲為都邑游觀之盛乎抑有獻議者謂田獵之事具有禮文行之以時蓋舉墜典則獨者諫止之言不足顧乎若聖意果然如是先定則非愚臣之所敢議也然其中事有切於利害者尚可得而言焉恭自真宗皇帝即位之後遂下詔書罷放五坊鷹鷂獵事不講踰四十年校獵之籍率非宿將士卒久不便習其事官司又不素詳其儀倉卒而行必多曠闕竊聞去歲衆與之出往返甚勞一日之間追馳百里而又兵衛不肅警蹕不嚴從

官不及侍行有司不暇供億迨於暮夜始入都門此豈非士不及其事官不詳其儀而致然歟而況以騎乘而有疾馳之勞在原野而弛蔽衛之備或御者差跌變生街衢愚民迷誤犯及車塵臣子之罪將何贖焉雖則仁聖之資固有神靈之衛然不可不備非常且西北二隅變故難測豈無姦偽雜於稠人廣眾之中由是而言蓋可深慮傳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於萬乘之尊乎賈誼曰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強寇而搏蓄兔玩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伏望陛下罷省出遊無重過舉遵然考詔書之旨念前良警戒之規優游養神衆過從侍拱揖在御慮無乘危則宗廟生靈實有慶賴

臣職當言青理合開陳罔逃嚴誅青少云補編修唐書官

王疇亦陳十事以諫是日有詔罷出黜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九